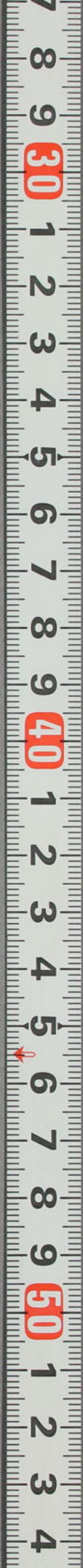




論語說

□ 12
3115
2



3115
卷 8

論語說郭

曰放言也里仁為美言也何者里則居也蓋言可徵焉居仁曰里仁非孔子時之言
故知其為言也擇不外仁焉得知孔子之言也何以知之蓋里為外也○孟子引此言
之言而曰夫仁之尊也人之安也也○曰仁由義又曰吾天下之廣居也○言而不
曰吾本於此趨彼註曰里居也○可謂善解子思子者仁曰吾天下之廣居也○言而不
里而虛也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善也註虛讀為居志之誤也豈不誤乎

里仁

薛里

仁

蘇紫溪曰此章當以孟子註疏為正人之一身

猶知擇仁里而居至於心乃不擇仁道而處是知

有身之安而不知有心之安何以為智知新日錄

哀了凡曰凡俗通註云里者止也疑神定志至于

是而不去方是里仁則隨方任真悠優受用乃安

宅也剖破藩籬八荒一闡乃廣居也至安而不危

至廣而不狹豈不為美不知仁之為美而不居吾

無感也知所擇矣而又不處焉則雖洞徹本真皆

曰哀了凡曰按說文里居也里仁
曰居仁故孟子于擇術引之
又說文居處也按外仁即是
里在正相心也日錄

小島
氏庫

虛見豈得為智乎。人都以能擇為智。聖人獨以能處為知。此仁智合一之理。上全

不仁。張南軒曰：不仁者，勉强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四書大全

吳氏曰：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以久長言之爾。上

哀中郎曰：暫處約樂，於不能自制，而況於久處。四書

惟仁。胡雲峯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能之大。

學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四書

苟仁。苟是苟且之苟。言苟志於仁，決無惡。况於誠矣。

志仁者乎。極謂仁為美也。

志仁者乎。極謂仁為美也。

哀了凡曰：以為誠，原是漢儒舊訓。苟字是越頭

說話。從言誠能志仁。云爾。鄒云：據小註云：志仁，既

便無惡，則苟者亦淺之看。說者俱把苟字當誠實

事重看，謂是念之在是，而無有出入。意如此，便是

不達仁底意思了。豈但無惡，且此處要說得怪，不

要說得重。言一志仁，便無惡，所以見此心之妙。若

說重了，便非夫子語意。日錄

與得之不去也。之得字，疑避字之誤。案字各，避古

文作僻。且前文有得字，因而誤。

○圖解以謂是有深貴，其首得之說，人分看是。不義之字，不處是下居。見德便不見其貴。明云：貧是無祿，賤是無位。其言是心之旁，願云：以其百得，說天降有。不以其道，不善於君子，故不去。君子者，有在德者也。

○徐汝原曰：仁字非別是一箇物志，亦非別一箇心。仁印人心，念之常存此心，即志於仁。常存此心，使惺惺明明，則志於仁。明字竟惡，恨即從天。哀了凡曰：志仁，實要極聖賢的念頭。

○此秋生曰：夫子造次顛沛之辭，本謂馬氏說，但曰顛沛，顛沛流離之際，此其意以濟於流水，取流離之義，殊為牽強。蓋言於意而不於義者多矣。顛沛或顛覆。

馬融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論語集解

朱子曰：杜預曰：造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

此意。左傳過信為次，亦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四

全大

一說曰：三平者終食誓也。造次急也。顛沛愛也。

我未見力不足者，即或有之。

我只未見此斷之又斷語。性習之異，故不同。無未說非矣。

鄭甲甫曰：舊註云：蓋有為仁者矣。與今註不同。知

徐岩泉曰：註中偶未之見字，恐非本旨。是溪明仁

所易為而莫之為。知新錄

○揚明云：蓋有之是嫌。謂曰：文林曰：古云此句重。人之自棄。

節人之李南黎曰：過有二項，或出於情不可遏，而平然

之際發之，不覺失其節者，如冉子為公西華請粟。

伯魚母歿，期而從哭，是也。或出於情不得已，而故

以身任之，以全天下之倫者，如周公之於管叔，孔

子之黨君，是也。知新錄

孔安國曰：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

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也。

論語集解

毛奇齡曰：但曰知仁，則唯知有仁，並無知不仁一

字。

邊尹氏以仁不仁並言。程氏以厚強受。忍並言。皆非。况可添廉貪通介種之乎。大抵黨字作類字解。指倫類言。則軍指人受過者言。受過各有委。如周公使管叔監殷。則於兄弟一類。孔子答昭公知禮。則於君臣一類。孫性私賊民錢市衣進父。則於父子一類。子路為姊喪。不忍除服。則於女兄弟一類。總是仁愛之至。不惜受過。故受過有類。則觀之可以知仁。天下豈有為人受過而尚可目之屬不仁者乎。則何厚何薄。何愛何忍乎。誓求

朝

顧炎武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

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錄

何晏曰。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論語

何灼贍曰。學莫先於立志。志於道是矣。然志又要篤。篤志則必力行。而不肯外慕。義門讀

君子節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洪節。即此節之意。

說文曰。適是偏於必為。莫是偏於不為。

徐富泉曰。不。日錄。節申前曰。志而耶。思及廉。貪。通。介。種。各。身。非。誠。志。之。也。服。云。只。重。耶。字。志。字。後。有。但。不。好。一。邊。意。著。不。得。至。節。是。好。一。邊。意。亦。著。此。二。須。不。得。眼。中。不。可。著。毫。沙。可。著。珠。玉。之。屑。乎。

○林貴曰。云。節。子。是。聖。位。○。然。不。能。是。也。○。而。無。之。非。聖。而。能。之。也。○

朱彝尊曰鄭
玄注曰適作
敵莫音慕云
無所貪慕也
經免考

又曰陸氏釋
文引范甯論
語注曰適莫
於厚子適也

○論語曰適莫也
○詩曰適莫也
○於此適莫主波無偏定陳
義由比字而生此若親也

○子林言曰君子小人
○曰三○家引云懷德
○子與懷刑之君子因有
○下懷德之小人與懷土
○之小人又一級

毛奇齡曰適莫與此皆指用情言適者厚也親也
莫者薄也漠然也此者密也和也當情為和過情
為密此皆字義之有據者若曰君子之于天下何
厚何薄何親何疏惟免之所在與相比焉國語司
馬俟曰罔與此而事吾君俟與此二字此為確注
又正義于子南子節既云子路以為君子當免之
與此不當見淫亂舉此免與親亂反觀更自明白
此節舊解無社然舊儒解經自如此誓求
君子哀了凡曰懷為思念君子思念道德固其宜也
思念刑法于理難通故須著畏字畏者推而遠之

皇侃有
一說

存者思而全之同一而兩處異解甚費力究稱謂刑字
當作儉刑看詩曰百辟其刑之是也懷刑是見賢
思齊之意王者已所有惠者人之所施懷德亦懷
已所有懷刑亦是懷人所施和薪日錄懷刑說史繩祖學存佑
畢瑯琊代醉篇皆與此同
蘇紫溪曰敬利之人終日營之焉許較于得失
之間其得也不勝其喜其失也不勝其恨此心之
中所自怨者多矣○禮記云禮是謂之節
○禮記云禮是謂之節
○禮記云禮是謂之節
慈谿黃氏曰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
以貫通者已私間之也盡已之謂忠推已及人之謂
恕忠恕既盡已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

○禮記云禮是謂之節
○禮記云禮是謂之節
○禮記云禮是謂之節

知非可以致人之知

一者不二之名。精從米從青。揀米者去其砂礫。糝糠之雜。則此米純然潔淨。歸一精。所以為一也。孔門之一亦若是言。一則精在其中。忠恕者精之工。夫所以為一也。人心惟有私偽間之。則雜則二。忠恕則無所容矣。故即此是精。即此是一。惟至一者能貫天下之不一。一誠統天下之道也。上全

顧炎武曰。元戴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已致至之謂忠。語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傳曰。上思

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幾矣。反身而誠。然後能忠。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道。克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子本程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問仲仁

夫子告之。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之義矣。

皇侃曰：當是孔子往曾子處，得曾子啓竟，後而孔子出戶去，門人曾子弟子也。論語

劉原文曰：施之已曰忠，施之人曰恕。公是弟

見賢朱子曰：喻義喻利，只是一事。如伯夷見餽，曰可

以養老，盜跖見餽，曰可以沃戶樞。朱子語類

事父曰：幾微中原有敬，故曰又敬。然犀

羅一峯曰：子之諫親有三變，幾諫一也，又敬一也，

不怨一也。知新日錄

父母遊必之遊，兼遠近說。

輔慶源曰：有親者遠遊固不可，近遊亦當有方。四

存疑日錄李南菴曰：白不遠遊，下字已誤，師了更無遠遊字，目是近遊，何待言耶。

蔡清曰：聖人為見上句說不盡，故繼之云遊必有方，不可因下句無遠字，就以為是近遊也。四書

父母胡雲峯曰：人生百年曰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故自有可懼者存焉。四書

皇侃曰：人有年多而容少，或有年少狀老，此所不

○脈云：聖知字，下句俱根知字未

可為定故為人子者必宜知父母之年多少也論語

疏

曰年非後年數之年乃親身消長旺耗之年

也知非徒知年之多寡是時時密察于心喜是樂

其康寧而乘旺以致孝者不容已悞是悞其喪老

而先時以致孝者不容後四各圖解

者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妥出也尤明燎

湯明王臣有封公金其
二字有追相感懷意
不出是不輕奉曰錄
本于前亦曰非必行不
違而後也方其放言不
之時而有其不能行
言也即數矣以為恥

約徐富泉曰約之以禮將以反說約都從根本心

上做工夫學者工夫能約到心上來自是少過失

刻儉約恐不然知新錄

君子哀了凡曰訥者遲鈍之意敏者疾速之意訥敏

不在言行上做工夫只是常存此心而不放言自

然難出諸口而行自然不敢懈矣知新錄

杜靜菴善忘必有德
辭即言不孤也
兩件者言不孤也
臣武卿之邦語必有助也

不李天青曰人而不同好善一念夙夕相親舜所

居一年成衆三年成都孔子尼山布衣三子七十

士從之如雲此不孤之大者其次鄉國善士以至

一介皆有密友水流濕火就燥莫知其然而然也

燃犀解

皇侃引一說曰隣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為人所

報也論語

曰文林貫是厚有幾子
刑數矣揚明云疏主
疎陶言勿說到絕全
○依其法教堅立言謹厚
諫也朱註為得之

子游 衰了凡曰臣之諫友之諍皆道理當然求采求
親非子游本旨微言

皇侃引一說曰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危辱朋
友計數必致疏絕也論語

毛奇齡曰數不是言本文並無言字即數字免亦
並不以言煩為解况事君以言人臣之不足也言

而有信朋友之細行也子游是言所包者廣祇屬
進言不過一節且經文何必定添改耶稽求

又曰舊註數是速數所謂偏促煩瑣也祭義祭不
欲數曾子同不知已之遲數賈誼文淹救之度指

煩速言故爾雅說文皆以疾註數而廣韻贈韻即
以頻煩屢數為解此即僕屬不絕齟促取憎之意

故數即僕之子思所云僕之爾亟拜又即頻之揚

子所云頻之黨甚于黨斯皆是也上

朱彞尊曰陸氏釋文於事君救引武帝云數色具
友數已之功勞也經免

論語

公冶長

解

謂皇侃曰。別有一書。名為論釋。云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塚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治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也。不知所在。治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治長道如此。村官曰。治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因緣治長付獄主。問治長何以殺人。治長曰。解鳥語。

此篇論語公冶長章。皇侃論釋。謂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塚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治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也。不知所在。治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治長道如此。村官曰。治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因緣治長付獄主。問治長何以殺人。治長曰。解鳥語。

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
解，當令償死。駐治長在六十日。平日有雀子緣獄
柵上，相呼噴噴，唯唯。治長會吏，吏啓主，治長笑雀
語，是似解鳥語。主教問治長：雀何所道而笑之？治
長曰：雀鳴噴噴，唯唯。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
牛折角，牧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
果如其言。後又解猪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
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而亦古舊相傳云：治長解
語，故聊記之也。論語免說○直解首書云：姚承菴
亦擇配，然一則曰：非其罪，免刑戮。但求其可終無替而已。
此方是處其子之的處。案世傳：公治長能通鳥語。

有雀呼之曰：公治長，公治長，南山有個虎，臥羊，爾
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妨。雀曰：公治長，公治長，
果得偷，訟之，魯君係之獄。反忘子氏，跡之，得其角，往山，中
不，解也。未幾，畏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治長，公治長，
齊人出，師侵我疆，所水，上，沃，山，傍，當，亟，索，之，則，齊，師，
徃，長，語，獄，吏，白，之，魯，君，姑，大，勝，因，釋，長，而，厚，賜，之。
果將及急，發兵，并，敵，遂，獲，大，乘，之，問，揚，用，脩，曰：世，使，
欲爵為大夫，長，鳥，語，未，見，所，出，燧，來，之，問，詩，不，如，黃，雀，
公治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燧，來，之，問，詩，不，如，黃，雀，
語，能，免，治，長，鳥，語，未，見，所，出，燧，來，之，問，詩，不，如，黃，雀，
其意，則似，實，有，災，樂，天，禽，蟲，詩，序，予，非，治，長，不，如，黃，雀，
連水，邊，有，車，覆，栗，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
相呼，共，啄，人，驗，之，栗，然，此，具，論，語，既，豈，用，脩，未，之，
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周，禮，夏，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
自，臆，斷，其，無，也。郝，京，山，曰：此，事，本，性，誕，而，左，傳，攝，
可，臆，斷，其，無，也。郝，京，山，曰：此，事，本，性，誕，而，左，傳，攝，
介，葛，盧，辨，牛，鳴，周，禮，夏，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

朱彞尊曰陸氏
狀文引范甯
論語注曰公冶
長名芝字子
長經免考

獸言蓋古有是學鳥獸有情自宜有語如夷狄異
種賦名今之說史亦辨鳥語之委弟子解云長能
忍耻辱亦為與鳥獸言本隸事故搏相附會耳論

曰子所生的女古人男女皆謂之子四書

曰之子指長說然解

節子謂許白雲曰既曰家語南宮魯人字子容史記

南宮括字子容鄭註擅弓南宮括南宮闔也然則
名縉名括又名闔左傳容作說字子容氏南宮孟
僖子仲孫攬之子懿子何忌之兄也四書

何此瞻曰南容是世卿之家故云不廢義門讀

皇侃曰不廢已之才德也論語

又曰昔既講說好評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要有
已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
為有智而在濫獲罪聖人從然亦不得以公冶為
劣也以已女妻公冶兄女妻南容者非謂權其輕
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也在次耳則可
無意其間也今考三家之族三家者值有道德則必廢而此不廢故多不廢三言者以為其三家之族耳長有線

節子謂金仁山曰姓宓當作處房六反大全曰考之韻

云姓也通楚詞辨證註引顏之推說處子賤即伏

義之後而其碑說伏生又子賤之後古字伏處通
伊東言言發人師及童同之蓋世也○依生言舜之無為任人也舜之大智好問存察近言也孔子語其居子義此

用四各通免子貢夏瑚殷璉新安倪氏據明堂位為商瑚夏璉之

誤自此諸儒多倡之案此說皇倪既辨之曰禮記云
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云夏瑚殷璉講者皆云是

誤也論者

毛奇齡曰正美謂包咸註論語杜預服虔註左傳
皆與明堂位不合此必相從沿誤者蓋事別有據
於可兩行今祇見禮經而諸儒所說別無引証則
何苦又沿誤乎不然則禮經非乎誓求篇

陳如岡曰夫子不許周之簋簠而許以夏商之瑚
璉分明有忠質之意焉子貢平日以文章求取道
將英華都發洩了此以夏商之器與之誠欲使之
收斂才華涵養德器借以收子貢之炫心此是夫
子磨礪子貢處非取其有華國之才也

都京山曰子貢之問方人之見也朱子謂因夫子

子貢曰仲弓為人蓋恐其言而
於時時人仁侯母也故曰
木也近於仁仁侯母也故曰
木也近於仁仁侯母也故曰

或曰論語子賤而問無居論語
郝京山曰禦於敵也給捷也以口敵人祇取捷
疾不由衷不顧理心知其非而但以取勝人明知其
非而屈于其口亂德害政往之取憎于君子論語

尤西川曰禦人以口給。精心專在禦人。故憎人之意多。愛人之意少。而不能自覺其仁。知新日錄

蔡清曰。口給之給。辨也。非辨也。四各蒙引

○教者言。蓋字之可。子以政。吾自信。而後可以仕。而木自信。而後孔子之勸仕。以其相可以從也。孔子之悅之。以其天而不欲小。試之曰。聖人之所和者。其材也。亦不能知其志也。

使閻若璩曰。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則知史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啟字。避景帝諱也。一

部論語。叙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問於有若。

對君之辭。憲問耻。疑憲所祀。南宮造。或曰。木名。縮。

陳亢前後皆稱子會。茲獨曰子使漆雕。問仕。則開

為其字。復何疑。蓋自安國註。論語用名。流俗本家

語。用字子若者。失之。四各蒙引

曰。斯字。指仕言。四書燃犀解

道不郁。京山曰。子路憤世嫉俗。如愠見于陳。不悅于

公山佛肸之往。其素志也。故夫子許其從行。子路聞

而喜。自是雲霄一羽。氣槩非真喜浮海。存疑亦非集註為實然之

說曰。子路在聖門。亦是有見識者。豈應如此之患。喜夫子無道而隱。已得與

同志也。論語解

取材。只是子路取吾意而裁之。看是可喜。是可悲。詩

所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是也。

鄭玄曰。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梓材也。以子路不

解微言。故戲之耳。論語集解。○毛奇齡。秋之曰。若海蕩之。梓材極難。弟欲免取一佳材。而無所耳。

一說曰古字材哉同耳

皇侃引一說曰孔子為道不行為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椽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從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見子不欲指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戲曰汝好勇過我我無所更取椽材也

論語

從希元曰浮海亦不是泛往冀有所遇耳謂道不行無所往矣吾將乘椽浮於海海上島夷之君或者有所遇乎

四書存疑

鄭申甫曰此勇字不是勇力之勇當是急流勇退之勇此材字亦不是裁度之裁端的是箇材字道一不行而即去豈不是好勇過我然而材之用於天下者不同小材有小用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可也大材有大用極弱亨屯以用大平全賴聖人主張夫子拘此大材一去不顧如天下蒼生何此是其無所取材處所以子路用言有悟卒從夫子老於行而不倦

知錄

毛奇齡曰乘椽之嘆原屬寓言忽復作莊語譏其不裁度事理則干夫子訛嘆本旨全然不合况材

裁不通。周易財成天地。漢書財察財狀。並非材字。即欲強通而裁處之處。并不是取。兄事可受裁。則曰取裁。今機其不裁。而加以取字。材裁可強通處。取難溷見矣。稽求

又曰。爾雅。攄。攄也。國語。齊桓西征。乘攄。濟河。天抵皆編竹為之。可涉小水。不可涉大川。况大曰攄。小曰攄。小物大用。材更難得。此與屈原九章。乘汜攄。以下流兮。無舟楫之自備。同意。上

孟武 郝京山曰。古者六尺為步。三百為夫。三為屋。三為井。四井為邑。一井除公田。凡八家。四井三

燃犀解云。以仁既不可知。此外亦有可知處。勿作同仁說。畫解云。是疑太子知而不言。故再問之。

十二家為一邑。故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十室小邑。千室大邑。井田一百二十五井。地方十餘里。大國百里。十分之一也。百里之國。稱千乘。故十室之邑。稱百乘。孟子云。君子卿祿。千取焉。以然。未心。真有此數。天子萬乘。九卿。則九千乘。大國諸侯千乘。三卿。則三百乘。所餘幾何。亦於千鐘萬鐘之數。極言多耳。家帶盛服也。賓客諸侯與言對也。論語詳解

又曰。大戴禮云。黃帝黼黻衣。大帶。帶也。固結之名。束束腰。古者服必束帶。以繪帛為之。有紳垂

朱彝尊曰陸氏
執文引武帝云
賦作傳考

者曰大帶。雖燕居之服亦有之。礼服則如革帶以皮為鞞。以犀玉金銀或角骨為鈎。帶上飾曰鈎。唐柳渾傳。王工為帝作帶。誤數一鈎。上

王武曹曰。按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玄端。則皆緇帶。為擯相者。當服玄端。所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適喜齊

子謂毛奇齡曰。顏淵聞一件知十件。子貢聞一件知兩件。誓求

又曰。包註。吾與汝俱不如。雖屬淺說。然後未只如此。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論衡孔尚篇。今案論衡作問孔篇曰。吾

師云此與文
王望道而
未見同一
意非過也

與汝俱弗如也。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曹公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顏淵。註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皆是上

皇侃曰。顧意是言我與爾俱。明女不如也。非言我亦不如也。而秦道實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論語

王陽明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知錄

郝京山曰。字書十合一為士。以開一知十會意也。
當眩子貢材辨英華。陵顏子之上。時論或謂子貢
勝顏子。子貢或亦自謂過之。聖人銜鑿不爽。每以
回賜相提論。所以裁其過。補其短也。佛書言阿難
以多聞染魔。惠能不知書掩過神秀。皆蹈襲此意。
解者避不肯作此解。所謂割聖教以奉佛者也。論語詳解
宰予韓退之曰。畫當為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
安得有畫寢之責乎。論語筆解
王勉父曰。宰予畫寢。夫子譏之。寢者。寢室也。蓋畫
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畫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

夫子譏之。非謂其畫眠也。游夫子門。安有畫眠之

野客。○林氏論語卷中。同。理。叢書。○劉原父七經小傳亦于此同。

鄰大父曰。宰予畫寢。夫子譬之朽木。譬之糞牆。疑
其責之太過。畫而做寢。亦人情有所不能免。若寢
則不可也。語曰。寢不尸。曰寢不言。又曰。必有寢衣。
蓋非假寢也。君子以向晦入宴息。畫居于內。問其
疾可也。正畫之暇。乃弛然自放于牀。弟之上。神昏
氣惰。其不足進于道明矣。此聖人所以深責之也。
况高惜寸陰。周公坐以待旦。聖人之汲々如此。畫
寢其可乎。佩韋齊韓聞

此節未
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剛字之解滕文公下
○按孟子曰勿謂德也士也夫亦其剛果故曰也蓋剛之為德果烈物莫能干之至是剛

朱子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四

全大

李南黎曰剛者狃云仁者舉人品之成言之此句
只要形容剛者地位難得而以慨嘆意發未見情
思出來不可解剛字到根慾處方解我發而言
外打轉未見意知錄
王應麟曰申振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
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

辭頃一說如加章

施

李九我曰子貢所

道便是怨之

事夫子言非

賜所及便道子

貢不能怨何者

夫子之道不過

忠恕即中庸我

未能一之語則

夫子尚不敢以怨

自居怨豈容易

哉故他日子貢

問終身行夫子

以怨教之可見

怨非子貢所及

家語以續為續傳寫之訛也因學紀聞曰然犀解

聲近若材父之於儉父也

貢高中玄曰夫子之文章夫子之雅言也於威儀

何與且威儀何以言聞○按此言夫子之文章雅言也於威儀何與且威儀何以言聞

徐宮泉曰夫子言語動靜故學者所共聞然文章

中皆性與天道之高此等妙處非子貢所能測故

曰不可得而聞子貢在問見上用功全不如察直

待夫子語言中見之必形諸語言而後可共聞也

夫子天何言哉正與此互相發不知夫子凡文章

可見處在在皆性與天道豈性與天道之妙又別

在文章之外耶。子貢意見甚淺。其學問所得盡露出來了。知錄

顧冬武曰。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知錄

又曰。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子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子貢之意。控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為二。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々便々。侃々訥々。無一而非天也。上

又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為堯舜性之之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為聖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上

子路 郝京山曰。此子路兼人。夫子所以有退之之教也。前輩看作百世師。未然。子云。多聞闕疑。多見闕

殆必然之理也。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世
间喜言善行，儘多那得不顧安否。概憑耳見聞，便
要依做行。其進銳者，其退速。學問之忌也。故子云
有父兄在，如之行，其聞斯行之。一片好善之心，自
不可及。一做偏銳之氣，往往過當。君子深造以道，
欲其自得之者，不如此。章形容躁率之勇，學問
之病。朱子謂子路善用其勇，殊未必然。論語詳解
子貢哀了凡曰：子貢之問，固疑其不得為文。夫子之
答亦非全許其為文也。看是以謂之文，口气言當
晚立益之意，只以是二者而謂之文耳。其好學非

○朱子曰：善行儘多，那得不顧安否。概憑耳見聞，便要依做行。其進銳者，其退速。學問之忌也。故子云有父兄在，如之行，其聞斯行之。一片好善之心，自不可及。一做偏銳之氣，往往過當。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者，不如此。章形容躁率之勇，學問之病。朱子謂子路善用其勇，殊未必然。論語詳解。

夫子之所謂好學如顏子之類，特當晚之所謂好
學也。其下問亦必非切問近思之行。夫子以當晚
之事，就當晚之意而許之。知錄
子謂皇侃曰：義宜也。使民不奪農務，各得所宜也。語
是也。集註擊玉
徐氏筆精曰：晏嬰益平仲，朱註不詳。
李南黎曰：晏平仲不知仲尼，而仲尼稱其善交，何
也。曰：稱之之中，富不足之意也。交而敬之，此一介
士之交也。平仲為大夫，執國政，國能富貴人矣。夫
子蓋謂其交雖久，僅能敬而已。孟子稱晉平公之

也。論語集解

揚升庵曰。李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為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師師城莒之諸郟二邑。以自封植。其為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然則小廉乃大不忠之師乎。或人皆信之。故曰。李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冉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

知新日錄却申
甫云。武子愚不
在避艱難。在所
以處艱難。感委
曲。而不自露
其智。而以愚行
之。故能成事。當
成事。當成。公與
元。阻。訟。既。晉。云
殺。士。采。剛。鍼。莊
子。使。寧。武。士。以
智。自。見。必。為。晉
侯。所。忌。子。采
莊。子。同。禍。矣。安
能。保。身。濟。君。矣。

也。使能再思。不黨慕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植以肥已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思稱李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揚升庵外集
孫淮海近語云。寧武子之知與愚。原非兩截。自其顯於外而行所無事。又謂之知。自其藏於中沈深不露。謂之愚。近語解得是也。集註謂盡心竭力保其身以濟其君。如此則何為愚乎。

表了凡曰。按甯武子。衛九世公族也。其父名速古者。公族世為大夫。父死。然後子繩之。僖公二十五年。經書衛侯燬卒。即文公也。明年。經書公會衛甯速盟于向。當成公即位之後。而其父於執政蒞盟。則武子未嘗事文公明矣。集註誤也。朱子見文公。則武子不見于經傳。故云無事可見。然武子智。恐非無事之謂也。如文公四年。經書衛使甯俞來聘。湛露彤弓之對。何其明也。諸如此類。皆可言智。知新

第子

錄

皇侃曰。此是欲歸之辭也。所以不直歸而必有

徐富泉曰。成章是錦綺全體。裁之。是裁制去成衣服。可穿著。群賢造詣。須經夫子手。飯過。

朱彝尊曰。鄭康成注。吾黨小子。句。截。經。考。

辭者。客住既久。主人無簿。若欲去。無辭。則恐主人生愧。故託為此辭。以申客去之有由也。論語
尤西川曰。狂簡之簡。非略於事也。味淡泊於夏自簡。若略於事。是廢事也。孔子何以取之。既略於事。何謂斐然成章。知新
夏古納曰。不知所裁。當就夫子自家說。言吾黨之狂簡如此。吾乃不知所以裁之。於是思歸之意。快
世象哉。此不字上有吾。字。然則史遷亦如是看。
朱沙江層見曰。此非譏微生畝之不直也。想高在當時。必峭直唐突之人。人多以此病之。如呼孔子

第孰

謂

此其委曲忠厚之意何如誰謂其一於徑直哉蓋美之也

是非知新曰錄

名而非其極之亦其一端也故夫子言孰謂高乃
徑情而直行者哉看他乞醢事何等委曲濟人因
人之未而不敢言有無也乞隣而因以廣之惠也
此其委曲忠厚之意何如誰謂其一於徑直哉蓋
美之也
袁了凡曰揚慎曰微生高即微生畝高曰畝故微生
畝字高引證甚確掠美市恩訖斥大高先師嘗論
是非知新曰錄
趙翼曰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
梁柱而死戰國策蘇代謂楚王曰此方其為尾生

之狀也高誘注淮南子尾生魯人又蘇代謂燕昭
王曰尾生高不過不欺人耳是尾生名高微尾音
相通其人素有直名蓋嘗守礎之信者則尾生
即微生高無疑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吳師
道亦謂即論語微生高也按餘
巧言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
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不足是
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两意四書
又曰先支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
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上全

薛方山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宗儒。因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論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于是折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后言于晉。神降于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變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并。以是為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際。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于左丘。以地為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

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子元。巡撫雲南。時有石言於滇。何禱於神。蟒飛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圖史合攷

顏淵一奔佐藤先生曰。夜輕裘。字疑羨文。因下篇有乘肥馬。衣輕裘。語誤增。固語亦有車馬衣裘字面。論語外案北奔書。唐邕傳云。顯祖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敵。據此。則亦作衣裘。

何肥。瞻曰。尤重在敵之二字上。橫渠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良裘。喜與賢者共敵。後願字至敵之為句。

白虎通德三綱六紀篇以共敵之為句此張子所
本也又張文昌贈殷山人詩有同袍還共敵蘇子
瞻戲周正儒墜馬詩有故人共敵亦常情句不獨
張子如此讀也美門讀

鄭申甫曰但言願者從恐未能然而願之聖人不

消言願矣無伐無施從知是此吾善吾勞也聖人

不自知其為善勞矣知新日錄○郝京

十室蔡清曰十室之邑蓋有萬室之邑有十室之邑

十室之邑則邑之至小者也邑是虛字仁山全氏

謂四井為邑云云者非蒙四各

朱子答問云註既之讀不成文理按註既音焉從

安讀屬下文故朱子既音如字且云屬上句也書

全大

郝京山曰焉不如從言何不如朱子謂不成文理

改焉字屬上則上句語不足下句忒直任屬下則

上句辭決下句意婉一字之差而意味深淺各別

信讀書未可鹵莽詳論語

論語

雍也篇

雍也

集解以此節別為一章極是也

仲弓

龔鼎臣曰論語有子桑伯子王肅注謂書德無

見焉劉向說苑載其事甚備然說苑異書也子曰

可也簡之者易野也易野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

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

其質美而闕如也此無文也吾欲說而而文之孔子去

子桑伯子門人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吾欲

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朱彝尊曰鄭本
子桑伯子為秦
大夫經義考

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
仲弓曰太簡。然則肅在漢後不甚遠。而不見此書
何也。亦可審其學問。文有遺。錄原
袁九了曰。子桑伯子不知其人何如。想其行或與
仲弓相近。或仲弓心下有疑。故特問也。夫子說可
也。簡亦是許他。書曰。臨下以簡。凡臨民最宜簡。多
一事不如省一事。終繁擾使貽害不淺。仲弓因說
簡有不同。非譏伯子為太簡。亦非疑夫子為過許。
特欲以己之所見。而就正于夫子耳。居字即所其
逸。所字。知錄

哀公

袁了九曰。易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韓康伯註云。在理則迷
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失之于幾。故有不善。得之于
幾。不達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即知。知
即不行。皆在幾上。搏故曰不達復。無祇悔。知錄
湛甘泉曰。聖人之學。心學也。何以不遷怒。不戴過。
好學也。不遷怒不戴過也者。與夫子之不怨天不
尤人一也。皆心學也。得聖人心學者。顏子也。子游
子夏。文學也。全

郝京山曰。怒字从心奴聲。心為主。奴居心上。反為

役也。遷從也。如遷國遷居之遷。愈健一矣。血氣奔騰則心不守舍。戴副也。再也。已迷不覺。誤而又誤也。論語詳解

集注。顏子三十二而卒。本家語。史記為二十九蚤死。吳枋曰。史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死。則是魯哀公二年也。按圍陳蔡。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當是時。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則顏子尚無恙。史記載圍陳蔡。後使子貢至。是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補相。有如顏回者

乎。由是觀之。則顏子之未死。益信而有證。非二十

九歲明矣。宜齊野乘

子華集解。子華使至。不繼富。為一章。原思為至鄉黨。字。又為一章。是也。

馮厚齋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使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四全

原思高中玄曰。以母為禁止。辭。則以與隣里鄉黨乎。不成文理矣。蓋曰。母亦與爾之隣里鄉黨乎。而何以辭為也。知新日錄

湖南講母以至黨乎文元一句講即母乃太簡乎一列

集註。母禁止之辭。本古註。昏曰。帝曰。母惟汝諧。大禹諧與此同。

例。

節子 謂一齊佐藤先生曰。子謂仲弓。是與仲弓言也。汝

論人之賢否。不繫於世類耳。家語載父賤而行心。註

據此。謂論仲弓。其家語是齊東野語。不可盡信耳。

節四也 李南黎曰。顏子亞聖。亦無暫久分別。只不違二

字。便是未達一間。聖人則在虛廓中。常安然無迹。

不可以不違言矣。諸子與顏子亦只在不違與至

字分別。不待三月日月。方見優劣。知錄

高中玄曰。問三月不違仁何如。曰。只是言其久耳。

曰。天道小變之節。然否。曰。正不須如此說。豈以顏

子之仁。按節候而不違乎。又豈以顏子為仁之方。

止可三月而過此便不然乎。曰。三月不違者。按云

三月不知肉味也。按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三年

學不至於教也。皆云其久。非是真有是期也。而後

人遂以三月三年。執定云之。則誤甚矣。

節李氏 皇侃曰。汶水名也。在魯北。齊南。子騫時在魯。謂

使者云。若又來召我。當北渡汶水之上。往入齊也。

論語 朱彞尊曰。鄭康成注。無則吾二字。經義

節伯牛 何杞瞻曰。漢書楚王薑傳。成帝詔書中。引此。作

蔑之命矣。是亡字。當讀為無也。秋文闕。又曰。亡之言

無可以致此疾之道。各記

集註謂有疾先儒以為癩也。出淮南子。精神

金仁山曰。牆字誤。當作墻。蓋室中北墻而南墻。墻

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為壁。西壁間西北角有

小圓窗。名謂之扉屋漏。然無北牖之名。四書大全

曰。按北墻見于儀禮及喪大記。但儀禮士居適寢

東首于北墻下。墻牆也。唯喪大記作北牖。而鄭註

云一作北墻。則本是墻

字。而以形近致誤者

也。集論解郝京山曰。執其手。驗其脈息也。論語詳解

賢哉。郝京山曰。顏子不改其樂。於覺有境未化。夫子

樂亦在其中。則心與境俱忘。顏子嘗亂世。居于陋

巷。夫子賢之。而夫子自老于行。蓋賢人可藏。聖人

不能藏。顏子如蛟。潛坐壑。夫子身於龍。上下天淵。

豈陋巷可濳跡乎。論語詳解

沈作哲曰。顏氏子不改其樂。世固莫能知之。予處

窮困飢寒迫切。無可奈何。知其無可奈何。則安之

而已。雖欲改其樂。又奚為哉。將愁若慨。難而憂之

耶。憂無益於貧也。不若勿憂之為愈也。顏氏子則

既聞道矣。予非知道者。直無可奈何而已。簡

節求中道而廢是廢今女畫是貶

曰參解云畫從畫云夜至畫而止也日與

夜為界曰畫燃犀解

節子謂皇侃曰儒者濡也夫習學事文則濡潤身中故

謂又習者為儒也論語

郝京山曰按儒非自名儒之言儒也魯哀公以儒

販戲孔子孔子不居亟稱儒行以雪之其言未必

全出夫子口而未云哀公聞言役世不敢以儒為

戲可知儒名未盡美後世以與百家九流佛老並

稱儒者耳之其真可謂小人哉者矣聖人不爭名

不逃名儒安足辭在字者宜有審其實君子而儒

盛德若愚小人而儒閹然媚世文學之士其習尤

易靡游夏若文學而子游差高明觀其譏子夏門

又可知故下章即以子游取滅明附之以作儒者

之氣也論語詳解

皇侃引一說曰滅明德方正不為邪往小路行

夷傳既然後出言行不由徑是其證也郝京山亦如

由徑天行道也

下由徑天行道也

王觀濤曰公事是禮事故註云飲射續法之類賢

謂此大也者佳處子也注甫反曰言節就大道求路徑也老子大道甚美而民好在一

士大夫皆至邑宰之室以行礼而耒也。既文悞作

政事似說耒贊謀幾了。四書

孟之馬融曰前曰啟詩云先啟行後曰啟詩云殿郝京山曰

子之邦安鎮

郝京山曰師敗走人爭先憂馬不進者常也。孟之

反馬不進亦是實事。但將入門殿軍之功已昭然

共觀在他人何肯自白。反獨不諱人之所諱。而其

言甚情不惟不爭功若坦然不覺已之有功者有

萬實溫恭氣象。士君子處功名之際皆能如此。何

用不減。夫子所以誦其言而美其不伐也。詳論語

節祝鮀郝京山曰不有祝鮀之佞雖有宋朝之美難免

於今之愴惡。詳論語據此當入而上郝京山以殺字而看

孔安國曰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矣

免於今世之害也。詳論語

黃東發曰范氏說無鮀之佞而有朝之美於文為

協。朱子曰據范氏主意在疾貶之好佞故曰

金仁山曰而有而字從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

而字中遞之。四書按韓愈說林曰以管仲之重而臨用之如此其說也

吳氏程曰不有至之人為一句中間而有蓋衍字

節贊勝李懷註曰史非掌文書之史若掌文書之史則

唐虞之士亦有信史惟祝史之史云

人之饒雙峯曰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
四書大全

韓退之曰直當為德字之誤也

韓論解

揚龜山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母在所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

耳四書大全

樊遲王肅曰務所以化導子民之義也

集論解

和者郝京山曰徐幹中論曰形骸者人之精魄也德

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受其形骸以成其

德義形固朽弊消亡之者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

德幾立與不立十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既有

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邪詩云万有千歲眉

壽無有害人豈有万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

韓論

解詳

節舟

一胡雲峯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

子此章句以辨王伯者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

時舟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

知孔子之既之魯耳魯則旋有先王之遺風一變

可至於道集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道凡惡

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四全

顧冬武曰：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變齊而至於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錄知

節 觥

不皇侃曰：觥，禮酒器也。禮云：觥酌酒一獻之禮，賓

主百拜，此則明有觥之用也。當于爾時用觥酌酒，

而沈酒無度。故孔子曰：觥不觥也。論語

揚升庵曰：春秋之世已有破觥為圖者，其事雖小

而怪變古制，已有秦人有阡陌井田之漸。揚升庵外集

又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觥，說文所謂鄉飲酒之

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觥口容一爵，足容二升。韓

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觥是也。後世以木筒謂之觥，

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以為筒牘。陸

士衡文賦云：或操觥以率爾，是也。孔子所歎之觥

則酒器，非木筒也。何以知其然？以觥為筒，起於秦

漢以後，夫子未嘗見之也。錄

焦弱庵曰：語云：觥不觥哉。觥哉。太平御覽引此

注云：孔子曰：削觥而志有所念，觥不斲成，故觥哉。

觥哉。觥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斲成，況於大事乎。

焦氏

節 萃

萃，丘壤山曰：孔安國以有仁之仁為仁人，非也。劉

致中。以有仁之仁。當作人。亦非也。大率仁與人古
字通用。

君子顧容武曰。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
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呂節斯斯
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既衰踊不絕地。姑姊妹
之大功。踊絕於地。如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
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者也。又曰。禮減而進。以
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及為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
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而謚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

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日知錄

毛奇齡曰。博約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不同何也。彼之博約。是以文禮博約

回此之博約。是以禮約文。以約約博也。博在文約
文。又在禮也。先教諭嘗曰。解經須識字。于文于此
文也。約文。即約此文也。之者。此也。以禮則智。用禮
求約之。以也者。用也。稽求

子見毛奇齡曰。按款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
當其敗。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
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于夫

子矢之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否字作不字不必訓
詰蓋不者不見也此句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為
所虜正同是明明白白文並無拗曲千古疑義皆可豁
然誓求

孔安國曰矢誓也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
悅與之咒誓豈可疑論語集解○毛奇齡曰夫之
矢言句是直言非誓言也

毛奇齡曰晉欒鞮作論語駁謂否是吾屈言我之
所以屈體如是者以天之厭絕我也但否無吾屈
之解且矢字無義誓求

皇侃引蔡謨曰矢陳也尚書叙曰臯陶矢厥謀也

春秋經曰公矢魚于棠皆是也論語箋疏○韓退
之華解說與此同

紫王充論衡否作鄙其言曰孔子見南子子路不

說子曰予所鄙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

人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

我所為鄙陋者天厭殺我至哉自誓不負子路也

同孔藍田曰按論衡厭讀為壓又曰春臺先生

韓退之曰否字為否泰之否厭字為厭亂之厭孔

矢之矣矢為誓非也後儒因以誓又以厭為壓益

失之矣吾謂仲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

之政理。告子路云。予道吾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
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論語華解曰。佩
觀程氏外昏。朱文公於記。伊川先生語。乃以為否為
否泰之否。天厭之者。天厭吾道也。正天哀予之意。
後見韓文公華解曰。云云。伊川退之。皆一代鉅儒。
皆以否為否泰之否。意必有可見。姑錄之以。以
之君子。○案郵京山。以否為泰。否之否。以厭為歷。

揚升庵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
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投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為
誓。吾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
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昃。投有行之者。意衛
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橐肇曰。見南

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橐肇曰。見南
子者。昃不獲也。投。文王之居羨里也。天厭之者。言
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天者
直告之。非誓也。否者。否塞之否。古者任於其國。則
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在衛矣。而又見其
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
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
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
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
玉符之徒。亦無所吠其聲矣。揚升庵
外集

趙翼曰。論語惟子見南子一章。最不解。聖賢師弟
之間。相知有素。子路豈以夫子見此謠亂之人。為
以相讒而愠於心。卽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設誓
以自表白。類乎兒女子之詛呪者。揚用修謂夫者。
直告之也。否者。否塞也。謂予之道不行。乃天棄之
也。其說似較勝。按此說。本史記索隱。謂天厭之者。
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厭也。則固不自用修始矣。
然用修謂子路以孔子既不仕衛。不嘗又見其小
君。是以不悅。則夫子之以否塞曉之者。又覺針鋒
不接。竊意子路之不悅。與在陳愠見。君子亦有窮

乎之意。正同。以為吾夫子不見用於世。至不得已
作如此委曲遷就。以黃萬一之過。不覺憤悒侘傺。
形於辭色。子乃直告之曰。予之否塞於遇。實是天
棄之。而無可如何矣。如此解。似覺神氣相貫。叢考
葉大慶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憐之。至闕
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
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
門。武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々
信節。不為冥々情行。蘧伯玉。衛賢大夫也。仁而有
知。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

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尚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畧見。伯玉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乃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義論。

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為。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霍林玉露

張燧曰：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為僕，靈公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官者雍梁駟乘，使孔子為次乘，遊於市，孔子耻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耻為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往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蒯耳。南蒯以費畔，昭公十四年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弑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興魯也。與見佛勝

事不約而合。佛肸之召。子路曾致疑矣。此又不悅。夫子以堅白匏瓜微言不足以醒之。故復有天厭之誓。比類以觀。則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見魯之南子。必矣。韜韜 稟稟 老人昏影亦有此說。

中庸 鮮文 詔民 鮮文 於中庸之德 詳余中

如第 師說曰 施民濟衆 是互文 衆詔衆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